

李
秀
成



与

王群生 著



曾
國
藩

I247.5
1887

李秀成与曾国藩

王群生 著

893753



女子学院 0094655

百花文艺出版社

李秀成与曾国藩

作 者 · 王群生 著

出 版 ·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发 行 ·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印 刷 · 天津市蓟县新蕾印刷厂印刷

787 × 1092 毫米 1/32 开本 插页 4 印张 11.5 字数 240000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06-0492-9/I·418 定价：15.0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以太平天国为背景的长篇历史演绎小说。

洪秀全去世后,太平天国运动陷于空前的困境。湘军头曾国藩乘机大举进攻,太平军几乎全军覆没。紧要关头,忠王李秀成一马当先,护卫幼天王突围,不幸被捕。死牢之中,李秀成写出万言进谏,晓以利弊,说服曾国藩共举义旗,同坐天下。恰巧李秀成义子李得水乔装潜回曾府,与自己的恋人、曾国藩的幺女儿曾纪云两相策应,终于促成壮举。然而,好景难长,到头来只是南柯一梦。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最终被扼杀。

封面设计：张 伟

责任编辑：张雪杉

李华敏

ISBN 7-5306-0492-9



9 787530 604922 >

ISBN 7-5306-0492-9

I·418 定价：15.00元

中

目 录

楔子.....	(1)
一 天国离乱.....	(9)
1 天京城破之夜	(9)
2 疯狂的大本营.....	(29)
3 忠王血火突围.....	(51)
4 斜阳辉照囚房.....	(68)
5 再闯昔日情网.....	(86)
6 又一个求婚者	(104)
7 好诱人的妄想	(118)
8 展谋略救危亡	(140)
9 斗机巧撰自述	(155)
10 冲出爱的迷乱	(174)
11 阵阵霹雳无声	(197)
二 梦断金陵.....	(224)
1 聚义石头城下	(224)
2 校阅扬子江岸	(234)
3 运筹云龙山里	(249)
4 决战鲁北平原	(275)

5	进扼津门要冲	(292)
6	登基太和宝殿	(317)
7	梦破避暑山庄	(334)
8	千古遗恨牢房	(356)

楔子

我真乃三生有幸，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大地上，竟然碰见过两位公主——或是应有公主名份的女性。

一位是丁玲女士。

记得是一九八五年的春天，我偕重庆市文联的老评论家殷白同志，前往北京复兴路的一幢高层公寓，拜访他在延安的老战友。陈明、丁玲夫妇，在不大的客厅里热诚地接待了我们。

丁玲，这位风雨文坛的巾帼宿将，当时已是银发满头、七十开外，但依旧神采奕奕，目光炯亮，一如当初手挟《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勇闯莽莽文林、浩浩艺苑的飒爽英姿。

“王群生！”丁玲倚坐在皮沙发上，把目光扫过陈明、殷白，落在了我的眼前，一边转动着手中的茶杯，一边将我这晚辈细细打量，“你带着钢笔、笔记本吗？”

“有有。”我忙不迭地掏出钢笔、笔记本，在沙发上坐直了身子，准备记录。

“你记吧。我蒋冰之从事文学创作、参加革命工作都半个多世纪了……我的一些事大家都知道。当年，一个湖南的丫头，一个长沙岳云中学的女学生，只身一人闯进了上海，闯进了社会，决心要寻找一条人生的出路……于是，我从东方封建

礼教的象牙塔里走了出来，接触过西方的各式哲学思想，也迷恋过颇有吸引力的无政府主义，最终……我还是通过文学，踏上了无产阶级革命之路……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就到了延安。”丁玲拉家常般向我概述了自己从事文学与革命的风雨征程，接着她话锋一转，“这些有人写过文章，评传，你也许全都知道。可你不知道，我蒋冰之——丁玲，却是闯王李自成的后代吧？”

我一愣，嘴！这可太有意思了。我抬起头，见坐在丁玲身旁的殷白也闪动着一双亮亮的眼睛，脸上现出愕然、惊异的神情，看来他也是首次听到这奇特的秘闻。

“假如当年李自成在北京顶住了带清兵入关的吴三桂，坐稳了大顺国皇帝的宝座，江山一统、世代承袭……说不定我今天就是一位公主了。”丁玲老人调皮地笑了。

就这样，我的笔记本上录下了一段丁玲晚年的自述，也总算是名人的特殊轶闻吧——

……我家在湖南临澧县蒋家大屋，这个蒋家是省内的望族，也是湖南“两个半”大财主中的那“半个”。据老人们一辈辈往下秘传，这蒋家来历非凡。那还是明末、清初年间，有一位五十开外，挑着副箩筐的北方汉子，一头挑着破行李卷，一头挑着四五岁的小男孩，搀扶着他多病的妻子，逃荒、避难来到此地。病妻躺下了，他央告乡人，向财主家借了一间聊遮风雨的茅屋，佃了几亩水缺土薄的畛田，就在这儿立命安身，扎根落户下来。不久，这汉子扬言在屋后挖出了一小罐金子，就向大财主买了三十亩田、一排瓦房，改换了门庭；他落户的小村，也

因他自称姓蒋而被乡人呼为蒋家大屋了。又不久，这姓蒋的汉子，再扬言在屋后又挖出了一大缸金子，更忙向四乡财主买了几百亩好田，俨然是临澧县的一家殷实大户了。后来，姓蒋的孩子长大了，老两口忙为他聘女娶妻，第二年儿媳妇不负老人之望，一胎双养生下了两个白白胖胖的小孙儿，老夫妇俩才双双舒心展眉地阖眼谢世。又不久，这蒋家大屋第二代主人更是出语惊人，四处扬言在老父当年挖金罐、金缸的地方，硬是挖到了满满一窖金锭。接着，这蒋家大屋第二代主人，就从邻近几县，买进了几千、几万亩好田好土、秀山秀林，成了全湖南“两个半”大财主中的那够数的“半个”。当第三代的那一对双生子长大了，就在他俩双双完婚的洞房花烛夜里，弟弟携着新妇一齐失踪……原来，他是秉承老人的遗志，带着蒋家大屋一半的金银财宝，回到陕西米脂的老家另撑门户去了。这个秘密蒋家大屋的蒋家一代代向子孙口述，那当年挑儿、扶妻自称姓蒋来此逃荒避难的北方汉子，就是昔日率领义军打进北京、逼得大明崇祯皇帝朱由检自尽煤山的闯王——李自成。三代、五代、十几代人过去了，我以自己的祖先是李自成而感到……不，不！不是自豪，是一种难以言明的情绪，总觉得历史是一个调皮的顽童，他永远年少、天真，永远在和后人开着一些善意的玩笑。哦！我今天郑重其事告诉你的这些不是信口开河，那可是有证明，有依据的。当年，回到了陕西米脂的湖南临澧第三代蒋家大屋的兄弟之一，又恢复了其祖父的李姓，仍在故乡故土繁衍另一支的子孙；而李自成的长子、长孙，则以蒋姓在湖南临澧发展为一大望族。如今，不论是陕西米脂李家，或是湖南临澧蒋家的族谱，一代代溯上清初、明末时，共同的祖先

都是那南下洞庭湖畔芙蓉国挑儿拖妻来落户自称姓蒋的北方汉子。将来你有空，不妨到湖南临澧蒋家大屋去看看我们蒋家祠堂；再绕道陕西米脂李自成的老家，去看看闯王后代的李氏宗祠，两相比较，你一定会发现，南北两座祠堂的建筑物一模一样，一样的石鼓、石狮、石牌坊；一样的照壁、门楼、几重飞檐、几排瓷人瓷兽、几进厅堂院落，祖先传下的话说，南北蒋李两姓一家的两座祠堂，是按照同一个图样建造的呵。怎么样？这个故事够离奇的了，可都是真的……

如今，丁玲已经作古，忆起这位一生富有传奇色彩的大作家生前对我说过的这段话，她的音容笑貌又出现在我的脑际。历史，确乎像是一个永远天真调皮的顽童，老是和我们后生开着善意的玩笑，如果闯王李自成坐稳江山、大顺国皇帝宝座世代相承，作为公主的丁玲——蒋冰之——李冰之，能否设想她还会走上无产阶级革命之路，成为一代大文学家？

还有一位“公主”也深藏在我的记忆中。这还要从我的父亲说起。我的父亲——王锡钦，是一位曾经在日本东京齿科专门学校毕业的牙科医生，抗日战争时期一直在重庆开业行医，在日寇机群的轰炸声里，他那小小的诊室倒不乏各色人等光临。那些达官显贵、军政要员，在治好牙病之后年年要书写个横联、条幅相赠，他总是一一裱好在诊室张挂，权作动荡社会的护身符。

这些横联、条幅上的题字内容，年深日久，我早已忘个精光，但其中陶行知先生隶书楷写的五字横幅——“天下第一

关”，我却记得清清楚楚。当时，我这个小学生确实不懂，陶先生为什么要写这么五个字送给我那当牙科医生的父亲？直到后来我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参军，乘车北上入朝路过真正的山海关——天下第一关时，才幡然领悟了这五个字的真意：牙，才是人生真正的第一关，人谁不要吃饭？可在旧中国，在黑暗的社会，闯过这一关又何其艰难。

我遇到这位公主，正是在我父亲那间小小诊室中，正是在陶行知为我父亲书写横幅的那个时代。

这位“公主”，当时，她已是五十开外的老妇人了，在国民政府的社会局工作。她的丈夫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位高级将领，两人都是我父亲诊室的病人，只不过老妇人病牙忒多，需不时诊治，一来二往，竟成了我父亲的莫逆好友。

她叫作曾广珊（或是叫曾广瑚。时至今日，就连我那八十四岁的老父也记不清了，只是隐约记得珊瑚里哪一个字，是她名字中的第三个字），是曾国藩的亲孙女。曾国藩，了得！后来我参加革命受教育后才知道他就是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大刽子手，可当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却认为他是神圣的曾文正公。

所以每当曾国藩的这位干巴、瘦小的老孙女在我父亲的诊室作客时，我总是有一种莫名的激动。倒不是这位老妇人脸上慈祥的笑，或者不时给我带来的诸如糖果、糕点等等小礼物，而是她与我父亲的交谈、闲聊，使我感到那样新奇、惊诧，简直是高度兴奋。

记得，她不只有一次对我父亲这样讲过：“如果我爷爷当初真的取洪秀全而代之，当了大天王，当了中国的皇帝，那……

嘻嘻！今天的我就该是公主之身了。”

这位“公主”，当年和我父亲有过无数次的交谈，如今回忆起来，大致是这样的意思：“当年，我爷爷曾国藩、九叔爷曾国荃奉两宫太后、同治皇帝的诏命，率湘军打下了长毛太平天国的天京，拿获了太平天国真宗天师忠王李秀成。李秀成被囚在木笼里，曾用了九天九夜的时间，向我爷爷、九叔爷书写了长篇自述，历数了太平天国兴衰史实，并以言辞说项。尤其在最后的几千字中，明确向我爷爷劝进，一再提到我爷爷、九叔爷功高压主、兵权在握，必招致清廷忌恨。何况都是汉人，为何一定要向满人俯首称臣。中华江山实乃汉人的江山，天王洪秀全能以太平天国的国号取之，曾国藩为何就不能步洪秀全的后尘，自立为大天王，仍可袭太平天国的国号，或改号为大汉天国以收江南民心？于是，李秀成在《自述》的最后部分中，详尽地向我爷爷、九叔爷进谏，他将不遗余力，出示书简尽收太平天国所余在江左、江右数十万部众，召服太平天国各王，共立我爷爷曾国藩为大天王，统一号令、统一旗帜，合兵攻打北京，推倒清廷，争取世界列强各国承认……”

“大姨！你的爷爷……为什么没有当上大天王，没有当上皇帝呢？”我眨巴着一对眼睛，瞪望着坐在父亲身边的这位“公主”，好奇地向她追问。

“这个嘛……”干巴、瘦小的老妇人天真地笑了，不无遗憾地摇了摇头，“老天不从人愿。当年，我爷爷在天京城破、拿获李秀成的第二天，就在他驻扎的安庆统军行营，乘船东下赶到天京城外雨花台我九叔爷指挥围城、攻城的前线大本营，并亲自审讯了这位忠王。还认真披阅了他在囚笼中书写的《自述》，

当然为忠王李秀成桎梏中的凛然气节所慑服，更为他字里行间的深意，尤为那最后部分的坦诚建议所动心，曾与我九叔爷彻夜密谋，准备依其之筹策，立即调兵遣将、周密安排、一举起事。谁知，正在此时，闻知两宫太后、同治皇帝的密使捧旨已来到镇江，欲宣我爷爷亲解虏俘的忠王进京御审。我爷爷、九叔爷猝然不备，起事不及，怕事泄，才当机立断，赶在圣旨到达前处死了李秀成。我爷爷当即连夜删节了李秀成的《自述》，改名叫《李秀成供》，让人誊录送京都御览，并刊刻行世，而那份经我爷爷披阅、删节、修改了的李秀成亲笔书写的《自述》原稿，一直在我曾家保存。当初，我爷爷既然不肯将它交给清廷；那我们这些曾家儿孙也不肯将它公开示人……以上我所说的，才是忠王李秀成在囚笼中书写《自述》的真正意图，不推倒满清政府，不完成太平天国的历史使命，他是死也不瞑目的呵！”

从抗日战争中期我见到这位“公主”，听到她的这些言论，已经四十多年过去了。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愈加感到将这段有关忠王李秀成的珍贵史料秘而不宣，不为史学界所用，确乎是件遗憾的事。所以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我曾几次打算将我知道的这一切写下来，给太平天国的史学专家罗尔纲先生寄去，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给耽误了。当旷世的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的开初，毛泽东同志以“晚节不忠，不足为训”，来指责当年李秀成的《自述》时，我完全惶惶然了。我正打算给主席上书，或者写一篇文章引用这位“公主”提供的资料，来作证《自述》被曾国藩当年删节、修改的情况，并为这一忠于太平天国宗旨的农民革命家、军事统帅囿困于囚笼中所施的谋略进行辩解——《自述》是他最后向清廷进攻的武器。可见我太书

生气了，这篇上书，这篇文章我还没来得及写，便被冠以文艺黑线人物的头衔，遭到厄运。

风暴终于平息，实事求是之春的气息回荡在中华大地，我又重新操笔从诗歌转入小说的创作。直到前年春天殷白陪我去丁玲家作客，听了丁玲自述的隐秘身世，才使我又想到曾国藩的孙女那位老“公主”。

我何不根据自己所占有的这份特殊、珍贵的资料，撰写一部历史演绎小说，与读者共同思索这段天国秘史呢！于是我不顾身体的病痛，拿起了笔。

一 天国离乱

1 天京城破之夜

咳！咳咳咳咳——

雪白的战马抬起前蹄，引颈抖鬃，一阵嘶鸣。

在血红火光映照下，那雪白、神骏的骠骑，浑身闪镀着一层血也似艳红的色彩。战马上，挽缰、挥剑，跨骑着的是太平天国真宗天师忠王李秀成。他身着棕色的长裤、赤红的单衫，头上裹着赤红的头巾；头巾中心的额际处，缀着一颗硕大的红宝石，宝石两边，各整齐地排列着四枚金质的圆形雕牌，将这位四十开外，太平天国末期的领兵统帅衬托得十分威武、潇洒……透过血红火光的映照，可看到这位忠王眉宇间分明紧拧着一股忧虑与焦躁。

咳咳咳咳——雪白的战马驮着它的主人歪着脖颈嘶嘶、扬着四蹄飞奔。近百骑忠王的贴身侍卫，跨马提着战刀、握着短铳，紧随着忠王的坐骑，踩着天京城半城火光，踩着围城、攻城湘军枪声、炮声、喊杀声，沿着内城墙的大街向天王府的方向疾驰。

迎着奔驰的马队，成群结队的城中难民、众民，扶老携幼、

仓惶奔突着。

料定今夜将城破国亡的忠王，再无心照拂顾及城中几十万天国的苦难天民。他唯有一个心愿，将幼天王洪天贵福救出天京，然后按预定计划赶往湘州，再将浙江的侍王李世贤、堵王黄文金部；江西的听王陈炳文部；福建的康王汪海洋部召齐，再用幼天王的旗帜收江南天国天民的心，避开曾国藩兄弟湘军密集的天浦、苏福、安徽、浙江、江西诸省，取道湖北、直插陕西，与西征军扶王陈得才部和率领、联络捻军在河南、山东一带活动的遵王赖文光会合，不愁太平天国不在西部之地重新选都、中兴。李秀成跨马、策缰、提剑奔驰着，他正寻思今夜保幼天王突围后的行动和路线。

唉！李秀成在马上追悔着。去年冬天，自己本不该听从天王的诏命，率十万人马离开正被李鸿章部与戈登的洋枪队围攻的苏福省会苏州城，来到这决无希望解围的天京城里。尽管这些年来，他率部抗击清军、湘勇，有六解天京之围的大功，并被天王洪秀全封为忠王，加真宗天师衔，统管天京城的军政民务，但他知道自己绝无回天之力能再解天京之围了。记得今春，他也曾向天王上疏，不如主动放弃都城天京，仍是按这条路线，甩开湘军云涌密集的东南数省，集合太平天国的全部兵马，绕道湖北到陕西，到华夏的西部去寻求天国的新生和发展。可惜天王固执己见，对他的献策心怀疑虑，一味要求在数十万湘勇、清军围攻下固守东南一隅，固守天京。以致从去冬到如今不到半年，连连败绩接踵而至：被李鸿章收买了的纳王郜云官等四王与四天将，杀慕王谭绍光，献出了苏州城；二月十八日，比王铁桂仁献杭州与左宗棠，投降了清廷；三月二十